

儿时，我们追逐的那些音符

■文/蒋裕清

嘈杂的叫卖声传入耳郭，隐隐约约，时强时弱，那样遥远、生疏，又是那么亲近、熟悉。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六十多年前。

儿时的乡间空旷而宁静。除了远近不时传来几声鸡鸣、犬吠，老牛的哞叫和小鸟的啾啾外，就剩下风刮树枝的“沙沙”声。勤劳而善良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广袤的田野里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享受的只是一些小商贩、手艺人给予的极其简单的商品交换和服务。小生意人、手艺人构成了乡间一道道流动的风景。他们的吆喝声、叫卖声及用金属敲击的召唤声就成了我们这些懵懂孩童追逐的目标。只要一有声响，不管我们是正在挖泥巴垒土山，还是正在钻草垛逮虫子，都会即刻雀跃着奔去，围绕着，拥挤着，询问着，议论着，好奇着，快乐着……

“哦……”一声长吼，由低音到高音——这是补锅佬来了，又该是我们争拉风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哪怕累得气喘吁吁，哪怕争得在地上连滚带爬，也是如此兴奋。直到那通红的铁水珠巴上那一只只旧锅的洞口。

“修……缸……”抑扬顿挫由高及低。当补缸人把一只只带裂缝的缸或碗钻上眼打上疤，修得滴水不漏时，我们在佩服的同时，就开始研讨起那钻头的能耐来了。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

“当当当”是小铁锤与钢刀的敲击声。当换糖人放下担子时，我们早已从灶鞋洞里、针线箩里或墙旮旯儿找来了破鞋碎布、破铜烂铁，一番讨价还价后，一两片麦芽糖便进了牙缝，心中那个爽啊！

“不隆咚”“不隆咚”，货郎挑着针头线脑扣发夹歌在村口了。拨浪鼓声引来了一群大姑娘小媳妇大娘大婶，她们叽叽喳喳指这说那，而我们的小眼睛已经在盒内那些五彩玻璃球



漫画 郑海仑

上挪不开了。

铜匠的挑子上挂着各种铁片铜片，一步一晃发出了“嚓、嚓”声，他无须吆喝。对他，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用熔化的铜水倒进模里，然后制出钥匙、小勺等物件。

听到“搬豆腐”这个短暂而铿锵的吆喝，妇人们便挖出半瓢黄豆出来了。卖豆腐的人先把黄豆称一下，然后从木水箱内“搬”出一块豆腐放进秤盘。当时，就这样一块白嫩的豆腐，也只有在家里来客或有事才能吃到，是一道营养菜啊！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曾多次吃到过油豆腐，当然数量有限，而且也仅限本人，绝非全家享受。正因为这，我对卖油豆腐的印象极为深刻：一根绳子的两头拴在一个筛子的边框上，然后绳子套上脖子，让筛子平挂在胸前。筛子里躺着炸好的油豆腐，还有那一沓新鲜的荷叶。“卖油豆腐！”他走几步吆喝一声。至今，油豆腐的味儿仍在我的唇齿间弥漫。

“买甜白酒啊！”高亢而响亮。两只细长的竹筐内放着两个大陶钵，掀开木盖，一股又甜又醇的香气扑鼻而来……

“当唧唧……”一个金属圆圈铃铛套在四个手指上一转，清脆的铃声

就引来了不少大人小孩，这是走方郎中给人看病的召唤。旧时的乡村缺医少药，郎中上门服务还真方便了乡民。听着郎中的诊断，我们似懂非懂，入神而好奇。

“箍桶啊”，热烈而奔放。一阵锯刨锤击后，旧盆新桶闪亮登场。

“磨……刀……”悠长而动听。霍霍磨刀声过，一把把锋利的菜刀、剪刀便跃然手中。

“绷棉花”，坚强而有力。在美妙的“扑扑当”、“扑扑当”的声音中，一床床雪白的被胎交到了主人手中。

……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当年追逐嬉戏的孩童已成了白发老翁，那些简洁朴素的音符也早已随风散去，与我们渐行渐远。



回家听电影

■文/石峰

回家听电影？我不是盲人。虽然也有些近视，但还不至于影响观看电影。之所以听电影，是因为喜欢那些为电影配音的配音员们的声音。

80后的我有幸经历了上个世纪译制片最辉煌的年代，《佐罗》、《卖花姑娘》以及《办公室的故事》……一大批译制片让人念念不忘。不但故事精彩，那些简直可以用完美无缺来形容的配音，以至于让少不更事的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全世界的人都是说中国话的。

作为那个年代的一个特殊片种，译制片的片头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开头。草绿的底色上，是两个白色的菱形方框，方框中是中规中矩的白色字体“电视译制片”。等这个片头结束后，就是让人激动不已的精彩影视剧了。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只要是外国进口的，都有这个片头作为标志。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译制片是前苏联的战争电影，前苏联的战争电影动用的都是现役部队和真枪实弹，场面宏大，营造了史诗般的效果。除了情节外，配音演员生动细致的配音也是让我喜欢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唐老鸭”李扬在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为希特勒的配音，在声调上为这个战争狂人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不可谓不经典。

现在进口电影多了，但不知是我落伍了还是电影公司变懒了，很多电影都只是在荧幕下边打上一排字幕，电影里的人还是说着自己国家的语言。即使配了音，听上去也是怪怪的，感觉除了尖叫其他的基本都是一个语调，就好像一锅总是煮不开的温吞水。好好一部电影看下来，要不停的照着字幕对情节，反应慢一点就会一头雾水。更何况有些字幕翻译，看了之后让人更加不知所云。

面对各种雷人的翻译配音，失望之下回家在网上搜集了不少老版本的配音电影。没事的时候打开电脑，泡上一杯浓茶，然后在茶香中闭上眼睛，全身放松，听着片中人物抑扬顿挫的对白，脑海中浮现出多姿多彩的剧情，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才是真正的艺术享受。

回家听电影，那些说着中国话的外国人用他们的真诚来拨动我的心弦。

举手之劳下的真情

■文/郑月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乘车回家，一路的颠簸，车子摇来晃去，车内的高温更是让人烦躁不已。

这路公交车为了方便乘客，招手即停。就在大家头脑逐渐昏沉时，忽然，我发现路边站着一位年迈的老大爷，正朝我乘坐的汽车招手。估计是没看到老人，司机仍继续往前开着。这时，车上一位好心的大妈提醒道：“司机师傅，请快停车，路边有位老人招手。”司机听罢，随即脚踩刹车，放慢车速，把车停在了路边。

老大爷可能腿脚不便，行走速度比较缓慢。我原以为在闷热的车厢里，大家会失去耐心，催促司机开车，或者发些牢骚、说些怪话。没想到，全车的人都很平静，大家都在耐心等老人上车。就在老大爷慢慢走向汽车时，好心的司机师傅还把车倒退了近20米，并二话不说，打开门跳下车将老人搀扶上车。

朋友然告诉我，八月的一天，她回家步行到火车站。那段路少说也有几百米，虽说打车太费钱，但是走着去也有段距离。太阳当空，她撑着伞埋头往前

走。正在这时，一位骑电动车的阿姨从她身后驶过，行驶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下来回头问她：“你是去火车站吗？”她愣了一下。阿姨笑着解释说：“我去前面有事，看着这大热天，就顺便带你一程。”后来，阿姨告诉她，自己在附近打工，也遇到和她类似的情况，那时真希望有好心人顺带自己一段。

其实，帮助别人并不需要付出很多，有时只需举手之劳，便可成全别人，幸福自己。

如水父爱

■文/谷永香

父亲退休后，一直住在离县城几十里的小镇上。我在县城生活，平时要工作，要带孩子，只有在节假日时才回去看他。如此一来，每一个节假日都成了父亲的节日。

我来的那天，他总是大清早就赶到镇上买上一大篮肉蔬，帮着母亲烧烧煮煮，一直忙活到下午。我向来都是晚班车回家，还没到站呢，就看到父亲站在路边的身影，这是我太熟悉不过的场景了。二三十年了，从父亲的女儿到了孩子的母亲，只要我回家，他总是这样雷打不动地在路边接我。

父亲的性子有点急，太阳还没落山，他已经跑到公路边上，不住地眺望一辆辆过往的客车。当看到我和儿子的身影

时，他快步如飞抱起自己的小外孙，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外婆烧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大公鸡，顿时有了一老一小两张笑开花的脸。

相聚总是短暂的，当我返程，他就默默地跟在我后面，帮我拿着东西，坚决要送我到车站。不管我怎么劝说，让他回家，他就是不依，非得把我送上车。如果车子没发动，他会站在车旁，静静等待，车子发动后，他会目送车子好远好远。每次我回头透过车窗看到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时，心中总是隐隐发酸。

自从我有了孩子后，一辈子不做家务的父亲学会了洗尿布、做鱼汤。大冷的天，即使外面冰冻三尺，他早上一醒必然是来到我的房间，把孩子一晚上的小“彩

旗”全部收拾清洗。他洗尿布的方式很讲究，头遍用清水，二遍打肥皂，最后要用开水烫，烫完在太阳底下暴晒，一道程序都不会少。为了显示他的战绩，他总是把晒干的小片片放在母亲的鼻前，很自豪地向母亲洗得不过关。我心安理得地照单全收了父亲的爱，却从未想过，忙得团团转、嘴里却哼着小曲的父亲需要我做些什么。

十一年后的今天，当朋友说起重阳节快到了，我忽然间感觉缺少了什么。是的，离我已经很远很远的父爱，今生不再来了。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你的女儿。我要为你正名，父爱确实如山，但有时也是在用如水的方式传递。

